

玉泉山:中国政治的“后花园”(中) ◆ 黄金生

粉碎特务行刺阴谋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白天在中南海办公,晚上回到玉泉山休息。一天夜里,卫兵听见沉重的跳墙声,过去搜索又没见人,便急忙报告,带班员围着房子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可疑行踪。到底怎么回事?谁也不好说,更不知道跳进来的人出去了没有。带班员认为毛泽东住在这里有危险,尽管夜已很深,但毛泽东还没有休息,就连夜返回了城里。后来加上了电网,毛泽东才又来玉泉山居住了。

进玉泉山有一段长长的路,在这段路上还发生过一件事。

出中南海往西北,过了青龙桥,再走一段就是玉泉山。有几次,毛泽东和江青在离大门很远的地方就下车,慢慢散步走进玉泉山大门。这一段路有一里多长,没有人住,也没有车马往来,安静极了,是享受大自然的好地方。谁料,毛泽东的这一“细微”习惯却被台湾特务“嗅”着了。

有一次就在毛泽东和江青如此散步之时,这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怪的“闲人”,这个人一身农民装束,肩上背着一个钱袋子。机警的警卫凭着职业敏感,警觉地“盯”上了这个人,一是这种钱袋子并非北京人的用物;二是玉泉山一带并没有集贸市场。根据这两点,警卫们断定:此人形迹可疑。因为毛泽东不希望到处都是岗哨,所以,沿路警卫全是便衣。便衣紧盯着这个可疑的闲人,并且紧紧地占据着有利地势跟着他。

这个家伙果然有问题,他注意到便衣插在腰上的枪,就往山边一



■一九五八年八月,周恩来总理陪同来访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右二)在北京西郊玉泉地区参观

个小店走去。那人进了屋,两个便衣也跟了进去,这人做贼心虚,慌忙伸手到大衣袋里去掏枪,便衣立即猛虎扑食般地扑过去,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枪缴下,利索地把他抓了起来。经审问,那人正是台湾当局派出的特务,名叫唐尧,潜入大陆伺机暗杀中共领导人。

这样,一场由台湾特务蓄谋策划的刺杀毛泽东的阴谋被粉碎了。

江青为建游泳池检讨

1953年,在玉泉山专门为毛泽东修建了1号楼。毛泽东喜欢游泳,但北京在天凉以后,便无法在室外游泳池游泳。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1954年,江青趁毛泽东离开北京期间提议兴建中南海游泳池,但建成后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并由毛泽东以稿费支付了修建的费用。此

事当时闹得动静挺大,为此江青于当年4月20日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承认错误。毛泽东提出:“为补救计,建造费五亿(注:第一套人民币币值)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但传说中的江青为此检讨的游泳池并不在中南海内,而是在玉泉山。

据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五处干部田恒贵回忆,当年江青提议在玉泉山1号楼边修建一个室内游泳池。这个游泳池很小,也就和一个大客厅差不多大,扑腾两下就到头了,根本不适合游泳。毛泽东对修这么个不伦不类的东西非常生气,虽以自己的稿费支付了费用,但他本人一次也没在此游过泳。田恒贵还补充说:在建游泳池的同时,还在玉泉山园内的无梁殿安装了一些电动的活动器械,如电骆驼、电马什么的。

11.与劫案没有关联

“我……”顺安显然也早准备好了说辞,“我是晓得一点。出事体前一日,我路过关爷庙,听到庙里有人声。庙里早断香火了,我觉得奇怪。听到里面有人乒乒乓乓在练武。有人说,甬练了,听我安排事体。众人停下,那人就安排如何抢救鲁家……”顿住话头,望向挺举,见他目光仍在紧逼,忙又避开,望向别处。

“后来呢?”“我……我吓得发抖,正不知如何是好,庙里突然就没声响了。我又候一时,仍旧没声。我推门,门却是开着的,真是奇怪。我忍不住好奇,试探进庙,里面却空寂无人。我揉揉眼,仍旧什么也没看到,就退出来了。回家路上,我越想越后怕。欲报官,又怕虚言获罪,欲不报,这又听得分明。迎黑辰光遇到你时,我心里仍在纠结,这才向你提起。原还以为是为幻觉哩,谁想鲁家果……果真就遭劫了。”挺举眯起眼睛,似在鉴定真伪。

“阿哥,我……我没有骗你。”“照你所讲,”挺举抓到破绽,“你是在出事体前一日路过关爷庙,一路来到我家并告诉我的。可鲁家劫案是在你讲过之后立即发生了,你这样讲,中间这一日哪儿去了?”“这……”顺安心里咯噔一响,晓得讲漏了,急中生智,改口辩解,“是我讲得急了。中间是有一日,可这一日我度日如年,一直琢磨这事体。他们讲定要在唱堂会时动手,堂会开后,我越想越不踏实,害怕万一有人抢劫,这才向你提起此事。我总觉得这事体似幻非幻,似真非真,就跟聊斋似的,担心讲给你实情,你会嘲笑我,所……所以才编了个套。”挺举直射他的眼睛:“阿弟,我和你从小玩到大,情同手足。我家这场火烧得蹊跷,肯定与鲁家那场劫案相关。我想知道,你跟这场劫案究底有何关联,望你晓我以实情。”“阿哥,”顺安对坟起誓,“阿哥,我……我对伍叔在天之灵起誓,我与这起劫案没有直接关联。”

“好吧,”挺举见他这般起誓,不好再追下去,“这桩事体到此为止。”一把扯他起来,“不瞒阿弟,说心里话,我真的害怕你攪在里面,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阿哥,”顺安哽咽道,“我……真的没想到事体会是这样,真的没想

到啊!”

时已立秋,天气没有先前热了。挺举与顺安合住一间屋子。顺安坚持将铺位让给挺举,为他摆好桌椅,点盏油灯,让他安心念书,自己则抱来稻草,在地上随便铺条席子。

夜深了,一粒黄豆般大小的火苗在灯头上若明若灭。挺举既没有看书,也没有睡去,只是怔怔地端坐于凉席上。顺安连翻两个身,忽地坐起。“阿哥,”顺安半是关心半是责怪道,“再过半月就是大比,你哪能不看书哩?这些日来,你已误下不少功课,得抓紧补上才是。”挺举眉头紧锁,长吸一口气,又缓缓呼出。

甫家院中,一个人影静静地站在月光下。是伍傅氏。她在院里站些辰光了。这些日来,挺举的心思显然没在功课上,这让她极是焦心,却又无从劝起。望着他们房间漆黑一团的窗棂,伍傅氏长长地叹出一气,正要回到东厢房,乍然听到甫韩氏房间又有声音传来。声音很小,几乎是哑着嗓子,但在这寂静无声的夜晚,却分外清晰。

“他爸,”声音是甫韩氏的,“安儿蹭破点皮就会叫得满街响,囡囡换药,嘴唇都咬破了,一声也不叫,就跟个铁汉子似的。”甫光达没有作声。“你讲这老伍家,几代书香门第,两口子从没跟人红过脸,哪能就这般倒霉哩?囡囡烧成残废,当家的这又没了,一家三张口,往后这日子哪能过哩?还有,这阿嫂也真是的,吃没吃的,住没住的,今朝仍在对我算计儿子大比……”

“挺举苦读几年,好不容易才候到大比,哪能不算计哩?”“大比得用盘费呀。咦,她……会不会仍要……”甫韩氏打住话头。“看你尽想些啥?”“我啥也没想!”甫韩氏显然生气了,声音稍稍提高,“你一个,安儿一个,都是穷大方,没一个是过日子的角儿!我先告告诉你,盘费是没得一文了。这几日来,又是置棺,又是办丧,又是为囡囡请大夫,家里就攒那几枚铜钱,全都折腾光了!”“我……明朝就把烟戒了,中不?”“屁话,鬼才信你哩!久介没来生意,好不容易接一宗,却又闹出一场大乱子。”再后是甫光达刻意的呼噜声。一切静寂。

宋庆龄与她的保健医生

汤 雄

25.她是个重情义的人

胡允平先是给宋庆龄进行检查,接着给她治疗,紧接着针对她的情况开列药方,然后把这次检查的结果与下次的诊疗打算一一向宋庆龄作了汇报。宋庆龄始终认真地倾听着,微微地点着头。在治疗间隙,她还邀请胡允平与沈秋华一起到花园里散步。散步时,胡允平向宋庆龄详细汇报了针对她的身体健康情况所制定的医疗保健方案,宋庆龄则深情地对胡允平说:“你就是我的一家人。”回到屋内后,宋庆龄向胡允平介绍了国内外杂志登载的有关医药上的新的研究成果。宋庆龄的博学多才,使胡允平非常佩服。

当时胡允平她们对宋庆龄的医疗保健是定期的,一般是一周去一次。宋庆龄非常客气,每次都会事先征询胡允平她们下一次就诊的时间。因宋庆龄上午一般要处理公务,而那时胡允平工作也很忙,除门诊外,还管着病房,不是宋庆龄的专职医生。所以在第一次为宋庆龄进行诊视检查时,双方就把每次前往淮海中路探视检查的时间作了约定:如无特殊情况,一般定在下午2时整。

由于每次前往淮海中路的当天上午,胡允平和沈秋华都要在医院门诊时接待不少病人,所以在当天下午前去给宋庆龄探诊检查之前,她们都要事先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衣,整理一下头发。通常情况下,胡允平她们都是在下午2点差5分左右的时间到。而宋庆龄也非常准时,每到这个时候,她已经躺在楼下小诊疗室的床上等她们了。

为宋庆龄进行例行的检查程序是这样的:首先问问她近来的身体情况,然后给她量血压,听心肺,摸肝脾,再接下来就是给她做治疗。通过检查,胡允平发现宋庆龄的病症与顾承敏交接时所交代的情况基本一致,主要有三种:一是骨关节病。宋庆龄的主诉是腰痛,由此影响到走路,她脊椎的骨骼有点增生和骨质疏松,膝关节有点软骨炎并不是很严重,其实就是老年病。对此,胡允平主要采用



宋庆龄

了推拿、理疗和伤科正骨手法进行治疗。二是皮肤病。她虽然患有皮肤病,但是她的皮肤却很好,在上海期间并不经常发。在治疗方法上,胡允平常用一些进口的外用药。三是宋庆龄的左眼睑长了一个小囊肿。

胡允平她们常常是一边为宋庆龄治疗一边与她说话,有时候说着说着,宋庆龄就躺在床上睡着了。为更全面地了解她的病情,所以有时候胡允平她们会聊聊她的身体情况,诸如问她吃饭、睡觉好吗?腰痛吗?关节疼吗?皮肤痒吗?宋庆龄也常会向胡允平介绍一些她在英文杂志上看到的有关医学内容。但是,她不太谈她家里的事情,只有一次讲到了她的母亲。宋庆龄讲她的母亲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叫她们学钢琴等等。

在每次治疗过程中,胡允平会把宋庆龄一周要用的药物开好医嘱,由沈秋华把这些药物按照早中晚的顺序依次排列好,然后再交给保姆。也许宋庆龄知道她的保姆不认字,生怕搞错了,所以她还专门给胡允平准备了一个小本子,要求胡允平把一周要注意的事项写在上面,以防忘记。她非常仔细地看过胡允平写过的医嘱,在治疗过程中,经常会问胡允平一些关于医嘱上写到的问题。

每次诊疗结束后,胡允平她们都要看着宋庆龄理好衣服,然后在楼梯口与她道别,目送她上楼。宋庆龄经常在上楼走到楼梯半途的时候,回头和胡允平她们招手示意再见,使胡允平她们感到宋庆龄是个重情义、感情细腻的人。果然,随着时间的流逝与交往的增多,宋庆龄就渐渐地吧胡允平她们当作是她的家里人了,只要在上海,每年过春节,宋庆龄总要请胡允平她们到她家里去吃饭。而且想得非常细致和周到:为了照顾胡允平她们与家人的团聚,她从来不把吃饭的时间定在除夕之夜,而是提前几天。每次吃饭的时候,宋庆龄总是要胡允平紧挨着她的右手边;吃完饭,还要请胡允平她们看电影。每年年底的时候,她还要向胡允平她们每人赠送一本新年的挂历,而且每次都要送胡允平一些礼物。过春节的时候,宋庆龄还要送给胡允平贺年卡,上面的新年贺词,都是宋庆龄亲笔所写。这些珍贵的礼物,都成为胡允平珍藏的纪念。

第一商会

寒川子

